
書評

兩岸三地婦女學發展的回顧和期許 ——評述張妙清等編《性別學與婦女研究： 華人社會的探索》

張晉芬*

書名：性別學與婦女研究：華人社會的探索
 編者：張妙清、葉漢明、郭佩蘭
 出版時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年
 頁次：298頁

本書是以1989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所舉辦的「華人社會之性別研究研討會」的論文，再加上另外數篇邀稿，合輯而成。全書的主題約可分成下列幾類：婦女研究在中國、臺灣、及香港的發展狀況，婦女史研究的回顧，人物的論述（秋瑾、俞正燮）及針對特定主題（如：宮廷婦女的政治角色）、時期（五四時期）的撰述等。本書的主標題雖然是「性別學與婦女研究」，所搜集的論文其實是以史學研究和回顧性的文章為主，而且是偏重在民國初年及之前歷史的討論。而在空間上則明顯的以中國本土為主要的論述背景。以下先依序對書中的論文分別做一些說明，然後再針對幾個論點提出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第5期（1997年8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討論。

此一研討會當初主要舉行的目的是為了促進海峽兩岸及香港地區之間婦女學研究的學術交流，並做經驗的交換(p. v.)。本書的前四篇文章即是在介紹三地各自的性別研究發展狀況。李小江的文章——〈婦女研究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及前景〉——檢討了女性研究在中國史學、社會學、文學、人口學、法學、語言、心理及民族學等領域發展的狀況。提供了讀者一些初步的認識。不過，由於每一個領域都僅用一段的篇幅說明，其所引用的一些地區性研究本身是否具有代表性並不得而知。但我們至少知道在中國已有學者在不同的領域內從事一些與性別議題相關的研究。綜觀全文，我們看不出除了這些零星的研究和地區性的學術活動和組織興起之外，中國社會的女性意識覺醒及整體研究的重心和趨勢。本文似相當強調在1949年之後中國婦女的「解放」(頁16)，但卻沒有說明是在那些層面的解放及意義。而由於缺乏不同時期之間的對照，所謂「婦女解放」的說法似乎也就顯得有些空洞。作者強調「……中國婦女解放實則已經具有『立法超前』的性質。……在我們試圖以女性為專門研究對象前，已經有了一個男女兩性在社會生活、家庭生活、科學領域乃至在心靈世界全面融匯、互相滲透的歷史過程」(頁8)。很可惜的是，作者並沒有提供任何數據或實證，以使讀者瞭解中國兩性平等的實況，而不免有淪為口號的感覺。至於文章提到：「……長期以來，中國社會革命攜帶同婦女解放，敦促婦女自食其力，成為在經濟上獨立自主的人；但無形中卻強化了婦女對社會的依賴，抑制了女性自我意識的發展……」(頁9)，則令人有些困惑。婦女經濟上的獨立自主如何導至她們對社會的依賴(或是兩者之間的關聯性)是需要具體的說明；而非僅是使用宣言的論述就可使人信服的。

姜蘭虹及顧燕翎各自對於臺灣婦女研究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有一些互補的作用。在利用一些數字及實證研究結果說明女性在教育及工作上的發展狀況之後，姜文——〈婦女研究在臺灣的發展〉即將重點放在對臺大婦女研究室的介紹及相關領域中臺灣婦女研究者所關心的課題。整體來說，提供給讀者的訊息有些簡略而且片面。顧文——〈婦女學理論與方法初探——臺灣經驗〉——則是從婦女研究焦點的轉變帶出臺灣婦運的發展。她

指出，在 1972 年之前，臺灣婦研主要做的就是研究婦女，幾乎沒有女性意識或女性主義的討論出現；在 1972 到 1982 年之間，則開始有呂秀蓮等人關於女性主義的論述及翻譯出現，是屬於研究及關切與婦女相關議題的時代。但此時仍未見婦運的出現。1982 年之後屬於第三個階段，其間既有以女性觀點檢討各種社會議題研究的大量出現，一些婦運及婦女團體也開始運作。作者將臺灣婦女研究與社會上女性意識的發展和推動之間做了一個有意義的串聯，顯示出論述和實踐之間的相互影響、強化的關係。只是其對於臺灣婦女研究及婦運的發展內容及過程的說明仍然失之簡略。^① 此外，顧文以 1982 年「婦女新知」雜誌社的成立做為劃分第二和第三階段的分界點，則似乎有些疑問。《婦女新知》的出版固然是臺灣婦運發展的一件大事；但其成立之初是否對臺灣的婦研發生立即的影響則似需要更具體的證據。

至於張妙清對於香港婦女研究的介紹——〈性別研究在香港的蛻變〉，其前半部與上述姜文的論述結構有一些類似。張文中所提及的一些香港婦女所經驗到的轉變，如：平均教育程度提高及就業率的上升，以及所面臨到的困境，如：偏向人文科系的訓練、屬於專業及管理人才的比例仍低、難以兼顧家庭與事業、及仍受傳統角色束縛之苦等，與臺灣女性的遭遇相當接近。^② 只是由於篇幅的關係，作者並未能針對這些現象做進一步的討論，有些可惜。文章曾一語道破的指出，一般人對於觀念及角色的轉變往往抗拒；不願意改變自己的想法，卻「……把新出現的問題仍歸咎於婦女」（頁 60）。相信三地的婦女對於此一情形都頗有同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論及部份學門中香港學者的研究成果時，張文特別著重於這些研究所揭露出來的性別問題；例如，父母教育投資的重男輕女、徵人啟事中的性別歧視、實際接觸對去除刻板印象的效果、以及性別角色／意識的社會化等。這些討論使我們對於香港學術界和實務界的 effort 和研究成果能有

① 有關最近十年臺灣在這些方面的發展，可參閱顧燕翎：〈從移植到生根：婦女研究在臺灣（1985–1995）〉，《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期 4（1996 年 8 月），頁 241–268。

② 請參考劉毓秀編：《臺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 年》。（臺北：時報文化）。

較為深刻的了解。其效果遠甚於流水式的敘述各學門的發現或研究議題。最後，作者似乎較為重視菁英份子在婦女研究上的領導及推動作用，而認為香港未來性別學研究的推動須仰賴學院內的教授。不知這是反映作者的個人期許，還是香港民間婦女意識及婦運能量的薄弱。

陸鴻基與葉漢明的文章則是探討西方學者對中國婦女史的研究。陸文——〈中華婦女史研究——綜述一些近年的外文著述〉——先將議題分類成通史、神話、婚姻、宗教、以及階級，再逐類介紹相關的著作。文章的內容著重在這些研究的結論和現況的反映；作者本身的評論卻很少。至於作者在文中以「生殖率」代替「出生／生育率」的用法則或許是無心之過吧（頁86）！

葉文——〈女性主義史學與中國婦女社會史——當代西方研究的批判及中國婦女史學的展望〉——與本書其他論文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在於，除了回顧過去的文獻之外，也提出了作者本身的觀點，並對這些研究的資料使用或研究方法提出批判。做為一個歷史學家，葉漢明的討論焦點明顯的著重在史料的真實性及代表性，和學者切入問題的觀點。在對西方社會史和婦女史的發展介紹之後，本文即進入對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婦女議題論著的評述。葉文特別強調婦女史的發展應擺脫過去的學科從屬性，而發展出一「獨立的觀念架構」（頁136）。葉文也提到了性別議題與其他結構性、文化、及人群分類因素之間的糾結關係。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政治意識形態始終主導著古代、當代及現代中國人的思考方式和學術研究走向。以當代中國的情況而言，在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之前，固然關於婦女的實證研究相當缺乏（頁110–111）。在社會主義的大帽之下，父權思想不但持續存在；而且在高壓統治下，即使連批評的聲音幾乎都聽不到（頁114）。至於中國人自古傳下來的一些傳統的、儒學的教義，例如：「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等，都是在標榜著以男性為尊的美德。其對婦研的發展及發展方向必然有著重大的影響。至於族群變項在性別研究中所扮演的分隔角色為何，也是難以被漠視。葉文針對這些層面均提出討論和個人的看法，頗具有啟發性及深度意義。在本書中是相當有份量的一篇作品。

郭芳琴的〈中國宮廷婦女政治角色研究〉是本書中比較屬於原創性研

究類別的論文。她主要是分析在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參政態度較為主動的女主在宮廷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外在環境的影響、變遷、及評價等問題。由於整個論述並沒有預定的理論架構，因此本文的敘述性明顯的高於解釋性。而有些地方，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作者的說法有時會顯得牽強，甚至相互矛盾。例如，她說「……愈是賢母，愈能調控節制外戚，其他政治勢力如皇族和宦官也相應收斂」，就顯得說服力不強，所提出的證據也很薄弱。在頁 181，作者提到「……愈是強調儒學興盛、倫理綱常的時代，母后執政也就愈普遍，東漢與兩宋就是如此」，但是在頁 184 的地方，文章又提到宋時女主謙辭聽政，以免有負「祖宗事」。兩相對照似乎有些矛盾。

至於鮑家麟的〈俞正燮論中國女性〉及顧燕翎的〈秋瑾的女性經驗和女性主義思想〉與本書的其他論文雖有些相關，但仍屬不同類型的主題。兩人的研究顯示，清末民初的少數個人或許已針對男女有別的傳統成見提出一些不同的、片斷式的看法或有所行動，但卻都不是有系統的論述或具有持續性，並且似乎也未在當時造成影響。而秋瑾在民族主義與性別刻板印象之間所表現的不自在與苦思突破，長期以來恐怕也一直是許多三地女性的困境。

潘毅的〈主體的呼喚與失落——五四時期的婦女解放〉則是專以五四運動（1919 年）的前後時期中國女權提倡的內容及結果做為探討對象。文章著重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歷史環境對女性意識的影響。在本書中是另一種寫法，頗具社會學的意義。作者指出，五四運動時期的女性意識覺醒只是曇花一現且侷限於當時首都地區，頗令人惋惜。

關於兩岸三地未來婦女學發展的可能亟待突破之處和前景，在周顏玲的〈婦女學和性別學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一文中已有很好的說明。她指出了三地學者共同面臨的困境，包括：女性研究在學術領域中仍然未受到主流學者和學派的重視、研究重心的命名和取捨問題、本土化與接受西方理論和經驗之間的平衡、理論的創新等。在指出這些困境之後，周文於是對三地未來的婦女學和性別學發展提出一些努力的目標。這些目標與前述的困境相呼應，而主要是集中在幾個層面：學科內涵及主體性的建立，和建

構出具有中國社會特殊性格的理論及研究方法等。

整體來說，如果讀者只是想要初步的了解兩岸三地婦女研究及婦女運動的發展或是關於中國婦女有那些相關議題已開始被研究，則本書或許是很適合的。然而仍有一些基本的、與三地均有關的共同議題則似乎未能藉由本書的編纂而顯現出來。以下試著提出幾點淺見，供作者及本書讀者參考。

首先是對於三地婦女學發展過程的討論在本書中付之闕如。由於過去數十年來歷史發展背景，被殖民或政治統治的經驗及時間並不相同，三地的社會狀況其實已有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勢必也影響了三地的婦女學發展過程及學者對於性別議題的選擇、切入的觀點以及研究的方法等。然而由於本書對於三地婦女學發展的說明較流於「規格化」，偏重在現狀的介紹，以致於忽略了達到這些「成果」的過程。在書中我們看到了部份三地學者的努力成果；但是這些果實是否是憑空長出來，而無關乎其所成長的土壤、環境、氣候等，則不無疑問。對於三地婦女學的發展經過及異同應該做一些比較和討論。而由此所延伸的思考是：即使兩岸三地的個別學者或團體已開始有所接觸和交流，但是在對於社會結構／環境和歷史背景缺乏充份了解的情況下，三地的婦研如何能夠利用同文同種的優勢進行氣勢更大的相互學習，或許還需要更多的討論。

其次，臺灣、香港和大陸的內部各有一些重要的事件或發展，對女性研究的推展也應該有某種程度的影響，但是在本書中也幾乎未見學者多加說明。比較三地的婦女學發展，似乎是以臺灣的最為活潑，而且是多面向的前進；香港及中國的婦研則明顯的是以學院為主導。而後者的成果又似乎是零星的出現在某些地區，尚未蔚成全國性的或是多學科的參與。這其中必然有一些原因存在。在中國仍講究某種意識形態的正確性、民間社會的動員能力缺乏、學術界的專業性仍有待建立的情況下，其婦女研究的發展或是相關運動的發展是否能夠突破侷限在「問題的發掘、解決」，或是扮演輔導、關懷、救助的角色，令人有些懷疑。雖然書中的部份文章似乎透露出令人振奮的前景，但是對於政治因素的可能影響卻較少提及。而1995年聯合國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其對中國婦女研究的推動及女性意識

的覺醒有何貢獻也並不清楚。此外，臺灣所受到西方理論和女性主義的影響似乎較深，對於西方婦女研究的新趨勢也跟隨得較快，這是否與臺灣學者大多數留美有關，也是值得研究。而一般來說，香港女學者冠夫姓的情況又遠比海峽兩岸普遍；這是否是受到英國慣習的影響，還是另有他因；以及所反映出來的當地女性意識等，在本書中也都少有論及。增加這些方面的討論應可使本書的內容更為豐富。

此外，在本書中我們看到三地的學者均強調女性平均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勞動參與率的增加。在別的國家，隨著經濟活動的擴展，也顯示了類似的發展，因此並不足為奇。這些數據並不能代表兩性平等時代的到來。女性主義所強調的，如父權的顛覆、女人的自主性、和兩性的實質平等，在中國傳統教化中幾乎是不存在的。而從另外一方面來看，中國人所一直強調的尊卑觀念是提高抑或更加貶抑女性的地位，卻也是西方女性主義所未觸及到的問題。針對這些具有叛逆性、反傳統或是具有矛盾性的論述及策略，受到中國文化薰陶的三地華人學者如何看待這些衝擊和反擊，本書的論文少有提及。西方的女性主義對於三地婦女學研究的發展是具有啟蒙或是框架的作用，除了在葉漢明的文章中有做探討之外，本書幾乎少有觸及。

最後，周顏玲的文章中曾提到「性別研究」還是「婦女研究」的問題（頁273–274）。本書中另有一些文章也述及：未來將由婦女學走向性別學、用中性的角度看兩性問題等看法（如：頁xv–xvi）。基本上這些都將婦女學（或是女權伸張）和性別學（兩性平等）之間視為具有一種進程的關係。前者似乎是偏頗的、權宜性的、暫時性的；後者才是正確的、理性的、永久性的。如此的分法是否具有學理或實際上的意義其實是值得商榷的。我們目前所處的原本就是一個已經偏頗，也就是權力結構有利於男性的社會。基於過去的學科或論述多是由男性觀點同時看待男女兩性的議題，婦女學所要強調的是用女性的觀點挖掘、看待、解析女性的議題和兩性不平等的根源，並進而能夠改變這種偏頗的現象。其最終的目的自然是兩性平等的達成，自不必多言。因此，在父權、男權高於女權的情況仍未改善之際，就先擔心女權高漲的問題；似乎有點像和高大巨人作戰的大衛，在尚

未克敵致勝之前，就先擔心巨人會不會輸得太難看以及輸了後的處境。這恐怕還不只是對現況認識不清而已，並且是對於婦女學研究意義的嚴重誤解。這種誤解也很可能就是造成許多人不瞭解婦女學研究，而妄加批評，甚至擔心婦運衝過頭的原因。由本書中各作者所寫的論文來看，三地的學者對於此一區分的看法似乎並不一致。未來也勢必應該持續進行更多的討論。

「華人社會之性別研究研討會」（亦即本書多數論文原先發表之處）的召開至今也已有七年多。在這期間港、臺和中國三地的學術交流固然更為頻繁；各自的婦女學研究和婦運推動也已有相當的成果。本書對於三地學者的交流既已有了帶頭的作用，我們期待下一次類似會議的召開，以呈現這段期間三地學者婦女研究的成就。

* 作者感謝游鑑明教授對原文的指正以及邱曉培小姐在中文輸入方面的協助。